

都繁昌記

地936  
9958



慶應三丁卯補刻

中島棕隱軒編集

都繁昌記

華雉

同盟書舍梓



都繁昌記



因果道士著



京都也、江戸也、大坂也、俚俗謂之三都或三箇津、其名不知昉于何時焉、都即

皇都字書云

天子所宮畿外豈得其稱哉、如所謂都城不過百雉、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之類、皆屬古義、今日固不可沿用、元享間關左諸儒喜劉漢之事言擬彼有兩都稱、江戸為東都、尋亦有三都名、杜撰最甚矣、至曰三箇津、則市井鄙稱固不俟辨焉、尾張人云、京都乏水利、不可稱津、以我名古屋配江戸大坂、則可愜其名、此亦誇張私說、孰敢信之、但至單稱都、則止、我京都雖歷朝故都之地、而今日不得用之、況江戸乎、況大坂乎、此所以京都之為京都、而我輩為之吐氣耳、若夫風土山川之清優、宮閣邸衙之莊貴、贗古制于神巖佛場、訂韻蹟於幽林邃莽、則前哲筆冊業已無餘蘊、所謂山城名勝志、雍州府志、都名勝圖會等、皆其撰也、惟於市街習俗、士女情態、觀繁瘠冷熱、乎紛紛擾擾中、則未及悉述焉、所以余有此記也、且做近來靜軒居士所著江戸繁昌記、冒其名、假其威者、而一出



書肆射利之勸，一出自家為飯籬，所驅之不得止然。居士筆干莫也，昆吾也可屠龍，斬蛇可誅妖戮，魔剪綵之葩奪造化，雕玉之美出自然。至如持論歸正確，諷諭極滑稽，則使讀者為麻姑搔癢之快，豈我輩鉛刀不過一割之所企及哉！俚諺所謂鴻飛則鼈亦踢，不啻買嘲大方，又有所不勝自慚焉。然居士亦有易采換錢支數月之飢之語，則雖鴻鼈有分，而於其求食也一而已。所歎彼翔大海平野，歉年猶有帶穗剩鱗，應飽且豐。靜軒居士謂百文六合之米支數月，則米且可買地引魚，地大根喜和，多麻久呂小松菜，淺草海苔，角田白魚等，其他江戶名產不可枚舉，居士

筆乾時，固應不能買一潤，則必致之。我則生山脊無廚下，不亦豐美乎？余此言亦非誣也。

潤氣之地，淺水汗沙冷巷，餘汁嗜枯涸，咬臭腐無事。

不澁艱。余所仰之餘汁至貴，百文二合五約之米，誰菜則換家，容溺尿而得之，猶惡可以知矣。猶欲以此繫合家數口之微命。

不亦悲乎？都下鄙吝習俗，只念下誦以序妻釣棘，蠶魚以為潤，簞一編凡三十頁，一頁四百字，從彼所屬，則吐書合八百字，加考正點竄，垂一千字，從彼所屬，則吐千文，得四百錢，所真拙文過不及如何。然同蒙大平之化，齊仰奎運之

盛，不仕不耕，餬口乎無根文字者，皆因江戶繁昌記所說之繁昌餘福也。而其繁昌不獨江戶擴之，有六

十餘州之繁昌約之，歸江戶。江戶繁昌則六十餘州。



皆各繁昌六十餘州不繁昌江戶不為減繁昌翻益繁昌所以說六十餘州繁昌者證江戶繁昌也說六十餘州不繁昌者亦復助江戶繁昌也就中蕞爾我都市街方一里許假饒說出多少繁昌固不足證助江戶繁昌也唯是一箇都字僅存皇居之古色有人人所捨不得乖不得者而六十餘州中先說出我都來讀者以此為都繁昌記又轉為都不繁昌記齊無利害要以推江戶繁昌記而做其輦故也

余作此記藁僅脫一二紙時浪華蘭蕙堂主人偶來讀之至上文有筆乾之歎而奮然扼腕曰我潤之我潤之乃探佩囊罄其所有地金五兩約買全藁更把座間一大玻璃盞傾丹酒一瓶而去余感其情義先往而辭書林某之前囑遂續撰此二十餘紙雖非一氣呵成之敏捷而卒業日不及俵十指點窳草率只要以速成報其勇斷耳俚諺云拙速不如巧遲余甘受其嘲者歟

天保丁酉十月

因果居士追識



乞食

京師東有白川鴨川高瀨川西有西洞院小川堀川  
鴨川最廣兩岸相距數十弓非值霖雨急潦則一面  
沙石細流斜曲衝激洲間耳上自出町下抵七條凡  
一里許其間有三條五條之二大橋折脚斲石大欄  
橫空各柱抽頭蒙以綠銅俗謂之義寶珠此皆官橋  
又有荒神口丸太町二條四條松原正面七條等小  
板橋皆狹而無欄折脚又不固值暴漲則塌潰不可  
渡土人隨而修焉凡諸橋左右為乞兒出沒處其居  
皆掘沙為窩縛敗材枯竹罩包以破席上圓下張形

四

如市鋪所製肉糕肉糕俗曰蒲餅因亦目之曰川原  
蒲餅有獨占者有數箇鳩首者大小不一排石作竈  
拾芥作薪破鍋缺碗乞餘于街巷而足矣其甚者至  
乞餘而有餘所乞之食如有帶些敗氣則罵而棄之  
所謂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者有焉蓋都下富戶慳貪  
為根性不知濟可濟之人猶陽學作善追福陰彈筭  
珠欲半掬米數孔錢以充莫大功德故用祖先忌日  
課時限量店左置米斗錢筒使小奚施臨門之乞兒  
限已盡則敬置其空器以示之者徃徃皆是彼亦諳  
其例相傳云某屋某日何店何日不要愆過祀牌定



限輪流奔馳、月無虛日、日又無家數之定、加之祝于  
婚嫁、言于葬祭、烏集蟻羣、乞去乞來、及漏而忿、後而  
強焉、此其所以乞餘而有餘也、而其徒約黨分部、不  
許流乞者、及都下窮民失產、初乞道路者、亦由同轍  
或不知之、來而坐臥橋上下、且同就彼所詣乞、則羣  
拳亂打痛、逐不使、同謂奪我得意所、人或憫之、為辦  
入黨錢三四貫、分施後、相和定其分位、與賊寨有分  
例酒一般、然新入者百奉舊申頭之願、指不得自擅、  
積日累年、新竟為舊頭、要貴人認顏面之久、謂之顏  
役、顏役語原出里巷賤俗、稱耆宿及幹材慣事人、一  
見其顏面、則不問利害、從之者、此必首領乞兒亦效  
之耳、其名喚七喚八、叫權叫長、或稱各產地為江戶  
為僊臺之類、有種種譚名、而所謂顏役者、傲然逸居  
使新入輩出乞錢米、十取六七、飯糲擇最佳、既絕交  
世之煩、又無拘道理之慮、所娛則賭錢喫酒耳、負暄  
捫蝨、臨清浣禪、撈汗摺、挑穢帛、僥倖遺釵墜鈿之獲  
餌、魚腸鼠屎、逞鬻鷲、繳鳥之術、至夏秋暴雨狂潦  
轟雷、洲裂石奔之時、莫論橋狗棚柵、襯岸之眾、搆鷲  
然崩潰、漂下如射、丁壯乞兒、不顧其蒲鮮、却喜為多  
福之秋、跳泳出沒、揮臂爭逐、奪其殘材、相拽而積、淺



處雖盤渦易溺，巉石擊骨，不敢顧死。收得後，俟原主來求論價，更售尊貴，不能奪威武，不能屈以彼博一死而獲之故也。此川原蒲鉾，他川無此名乞兒生活之大略云：白川石橋有欄杆，無義寶珠；堀川諸橋中，唯中立賣下立賣，二橋有欄杆，義寶珠，非三條五條之大，而共屬官橋。住此乞兒，與在鳴川者大同小異，易得行人投錢之施，便於去來乞食之處，非所謂顏役不得占之與龍斷罔市利一般。其他都下羣刹諸祠，福地靈區，莫一不乞食界。其輩鳴鉦念佛，搖鈴祝神，南無阿彌陀佛，吻輕而音滑。南無妙法蓮華經，喉潤而聲濁。和地藏和讚乎，常樂我淨，混神變菩薩於波羅羯諦。天照皇太神之詣，侶金毘羅權現之賽歸，只弘法大師何必這舊跡。參善光如來，奈非其便路。六十六部背笈，醫席三十三番，袵牌手杓，苦癩泣癩者多。是四國遍路之餘，經繩潑水者，江戶願人之流，聾乎掛板題不聞，盲乎並杖叩其暗，躄則掌屐啞，則鼓梳。此等徒，有贗有真，有癡有癡，有老稚有男婦，有流乞有常乞，而皆自訴其躬。曰：不自由，廢畸物，不得就貴手下，深請垂慈悲，以賜一錢，不敢粗率戴過焉。都人之媚神，俟佛原，因嗜遊覽行樂，懷袖必有所齎，多投



一錢而過，嗚呼萬手之所施，萬手之所受，其數固不可算。設集而一之，則雖買山買田，謀巨產而何所不足。此皆出自富貴繁昌之人，日益多，不惜餘贏而窮餓困苦之乞兒，亦日益多，則轉曰：不繁昌之勢亦可，以見矣。不為誣焉。論貧病之極，至為乞者，則所謂溝壑塗炭，實不忍視。論無賴惡漢，放慾破產，托乞偷物，健啖縱博，自珍非類者，則雖打殺之，未足償其罪債也。更有一種狡獪猖獗，可憎之甚，東山祇園下河原，大谷清水等寺祠間，多少乞婆丐婦，道左坐晴，見賽詣士女，則爭來接其踵，痛乞不去，漫品稱其風標齊。

口曰結構但俗貴重檀那樣但俗以樣字代君公或

隱居樣老人通稱或番頭樣商家主之稱或奧樣坊樣伊登樣

美兒稱請為後生為功德各賜一錢如叱之曰無錢則

彼詰曰非論有無之御人體纔是一文二文可見我

輩外無復隨來者不得各賜雖眾中得一錢而猶可

盍速投隨避隨就疾徐不暫離最認良家婦女盛粧

袂服者乘其嬌怯藍縷擦垢敗屨煽埃只要其不勝

臭穢而棄錢去跟隨數町盡各分之定限猶不得一

錢則極口罵嘲彼何等鄙吝奴披繭但賤者指衣耀

美齋一文錢不得耶抹粉塗脂作時搗嬌粧定是自



賣太糞張

賤媚之醜稱

出之助兵衛

馬淫婦辭

不如急歸家媚

吝吝檀那

兼股下

大物阿姊

乞婦相喚辭

不見乎彼狼狽

失度忍避去噴噴啾啾似訴有可貪道理也而巡吏

邏卒猶不得禁之況都人慣團柔風氣者乎其所住

有牢之谷六波羅野等區名不詳根脚何樣又有一

種雖同出其區不敢乞食又不跟行人或單或兩乃

至五六輩殫意打扮戴義髮凝鉛脂淨且生丑各為

大劇場名優之標半詰朝向街巷多豪富處而行先

臨街口頻頻嗚小梆連叫芝居芝居

俚俗謂劇戶

兒女少年聞聲爭出觀於門幌店板前戲乞皆踏草

鞋白街口徐步演戲踏曲抵街尾而止一二箇傍行

或搗三絃胡琴唱院曲艷歌或拍梆於溝板門柱應

其所踏或鳴鑼鼓節其歌舞種種不一都俗之嗜劇

此等賤觀猶如蟻就甘腥追隨圍繞使堂堂良家門

前作戲乞一大棚場一閱已散則戲乞公然曝其扮

面家至呼只今芝居乞數錢掬米而去又向別街如

此鎮日觀晚歸一隊各齎緡錢遮肩斗米雖粉紅帶

埃肩黛和汗醜怪不勝言而得意揚揚氣色有窮士

貧民所不可及至如西巷賽顏淵弊帳偽馬融生活

于經典文章菜色溢于入口橫理者則寔天淵矣余



髻齡天寬間、既有此門戲呼、乞食十藏、及三五郎者、  
最藉名、然其粧束、不過染棉彩布、義髮用皂帟、差巧  
者糊漆刷塗、所執則弊帚折竿、所佩則敗竹力破煙  
袋、粧抹固不十分、只以粗率蕪劣、取笑于看官、完乞  
憫之意耳、後漸僭上、迨文化文政、世門戲逞術、日精  
月巧、專學大劇場名優、動作言說、擊拍舞蹈、冷式中  
節、妙足感人、意衣披多用美帛、其甚者、額紅綉絹、彩  
織厚絹、或金線、或鴉絨、皆新剪、稱其戲者、絢爛映發  
使愚俗兒女、艷羨人髮、織成義髮、呼本鬢者、時樣所  
競之、深紋衣衫、呼芝翫茶、瑠寬茶、柳梅花、環雀之類、  
悉寫名優、創意、殆有紫奪朱之勢、雖優孟於孫叔  
敖、而恐不及焉、其他諸所佩帶、莫一不炫美者、是以  
輕佻嬌痴、婦女銅臭水性、寡孀竊泥愛之日待、而不  
安、蚤已諳其名、相戲曰、姐姐愛金藏乎、儂愛政吉、東  
鄰、孃孃定是虎吉、思慕如此、爭欲通殷勤、潛伺家公  
主管所、不省亂攪亂、擲不啻米、與錢、密寄羅襦、暗貽  
銀釵、淫靡之私情、於是極矣、近日街巷、耆長、豪富、家  
主、略曉其弊、相謀禁門戲、榜街口、以門芝居無用之  
五字、門戲於是索然、其他所不揭、榜多是冷巷貧街、  
戲乞縱逞、伎倆所得、僅十數錢、不足給自己、辛苦錢



及脂粉粧扮之費，因不復作之，以異五十年前十載三五郎等粗率蕪劣之所作故也。蓋金藏政吉等最盛時，一日收獲恐不下十貫錢，然其徒亦非獨全收之，各部有多錢翁，此為乞頭，或稱親方，或稱小屋頭，日擅私租之征，且門戲扮裝衣服悉制諸一家朝貨，夕收上等新美服，賃錢若干，下等服又若干，例算苛嚴，戲乞非借之，不得逞伎，一年間有風雨有疾病有事故，衆乞束手坐內時，亦不得不請親方請借食料，親方雖助之，待天晴病愈，不阻事之日，痛督原錢及息子百錢利六孔，一貫利六十孔，所以戲乞竭力本事，周旋奔走，不得不如此，嗚呼可憐哉！人間營生之艱，不翅四民相齒者，然而所謂各部何等天寵，世乞頭之職，使令數百口，所征皆手下之利，孰敢不輸所勤。官上之役，何慚匪類，捕盜搜兇，無位而有威，囊外豐內，雖乞而足，施妖狡破落戶，懼其見訐，先趨媚寵，狹邪無賴漢，只欲因熱竊延捋鬚，此等猶不足論。全都千街人戶，值四序五節嘉辰令月及婚嫁祭忌時，沿例出錢，則彼分部而取之，其各街抱關奴俗呼番戶番太番人者，亦皆彼所命奴，奴仰俸于合街數十戶，日得熱飯各一碗，雖無底飯袋漢，不勝喫了乃桶。



贏餘朝昏荷而輸親方親方一家又不得喫盡積將  
及斗斛每攤之草席曝乾作糗轉賣糖菓店充其材  
此亦一大利其他諸街巷有非常事如棄兒餓莩情  
死鬪死等告官後皆托之親方托則是錢是金不  
辭彼所請以故親方小屋頭之產日益饒富衆乞之  
營又益紛擾各部極繁昌日趨僭侈至有所不可說  
古昔悲田院之制雖今不可知其詳竊恐未及如此  
之繁昌感歎而記概略云

擔尿漢

并打廁金汁行

平安大數十萬家工商十居七八登興遲寐莫不孜

孜其業者通衢如三條四條室町新町人最不失昧

爽汎掃肆店揭招牌垂

戶幌

或青而短或黑而長或茶褐色或茶赤色或粉

白皆各漆成白黑文記家號及貨物之品類

整頓其所驚街奴

俗稱番戶番太亦

已破曉清中街不留寸芥點塵坦坦蕩蕩似為我都  
潔淨可見於此者爾時有賤夫擔尿桶一雙及小籃

盛以時新菜蔬公然高叫過其言急且略所謂侏離

馱舌頗不可辨諦聽則小便于太根

俗謂菜菔曰大根

小便

于茄子小便于菜等之語而要之以之相換耳所以其

諸菜總曰之換物各家夫妻孃姐忽聽其聲出戶輕

喚小便先問其換物物適意則曰入而汲尿彼亦問



其多少少則卸擔門口挈隻桶而入就尿甕或桶貯  
及了報以大根數莖或茄子數顆或菜兩三把孃姐  
細檢相當乎否多則無論少則曰更加數彼多不肯  
是亦不許至相嗔相罵其甚者令傾桶還瀉莫論于  
賤夫貪穢汁良家孃姐極此鄙吝真可怪也而看其  
狀貌嬌紅冶粉銀釵綴珊瑚玳筭色淡不帶點斑時  
難爭插玳瑁筭梳色淡而無斑者價如連城璧奢侈僭上皆有京樣嫺雅之  
態豈愜爭口氣於半桶殘尿哉是無他都俗舊習節  
縮百費之所由與江戶人隨處放尿去不敢顧之豁  
朗氣象大異又有一等差穩貼之擔尿漢雅與其家  
熟識斷定一年換物每經三四朝必來汲甕尿去待  
臘月前後始輸送蘿蔔蕪菁之類數擔其多寡亦準  
各家上下口數至孛廁漢亦然以尿糞貴于尿故或  
報以糯米糲米蓋供歲糕之用也豪富家口數因多且不  
獨其本戶及攝領之他街店舍悉使一箇孛廁就居  
諸人不得擅我尿是以衆尿歸彼輪歷搬運馬馱牛  
負不一而足所換糯米或至數石可謂饒矣此等皆  
都門外農佃之所業山城一州稼穡概出此糞培如  
伏見左右村民距京稍遠搬尿尿者每托之高瀨川  
船漕之歸棹滿載數十桶臭氣起風順流而下每桶



糞面點二三寸薄大片有各主名記篙夫取一桶四  
文之運錢抵各主近側則挈桶放置岸上不復親遞  
與屎尿之異他物固無被攘奪之憂隨置隨下比抵  
伏見舟中桶已減強半便捷亦甚矣高瀨之水二條  
橋外爲第一間南至七條街兩岸商戶斷續成行皆  
賴門前舩漕者米鹽酒醬薪炭材木不必論總曰之  
問屋因亦有糞問屋在四條小橋南曲明人所謂傘  
汁行是也其所收屎糞出于鴨曲諸街大小娼家及  
酒樓客店兩座劇場等幾百千圍溷賣來買去利市  
日積優然多錢翁誰憎其臭穢趙宋稗史載糞舩插  
德壽宮旗之事恐未及如此之豐盛凡高瀨川舩漕  
固有官租某氏職之常使屬吏點檢出入于監所云

劇場并優人

鴨川四條橋東大劇場舊有三座寬政年間毀一座  
作雜肆中間開小弄曲折通繩手古曰大和大路今曰繩手弄內  
左右悉皆娼家合辟連扉寬窄各占謂之拔路次本  
便于娼妓之往返行客亦由焉路次對門爲南劇場  
在東鄰而隔數軒者爲北劇場都下優人及自江戶  
大坂來者常會此兩場作院曲諸劇其始門口通稱木戶  
揭貼一大紙片先題近日由之三字使人知有開



場爾後數日建置六尺許一大板于戶外記優首通稱

座元或優老通稱座頭之所稟辭語極殷勤述這回開場請

隣顧于全都羣公之情由或名優某初自江戶大坂

來或新攜子弟或為凶優某追福襲其家藝或翻舊

劇創新手段或革整戲衣裝及勾欄諸什器等之事

一一演出過客不得不立讀焉經數日而更排列優

貞既定之名字牌於宇下一面曰之招麾第一牌書

名者曰卷頭或書出在眾中央者曰中軸或中押尾

曰卷軸或留座頭居之其左側曰軸脇宿優之扮首

兇元惡者必居焉曰之立敵扮情郎者及扮惡漢且

挾譚謔者在第二三間因又有二枚目艶郎三枚目

敵等稱如忠夫烈士幹于朝野治亂多少事故者卷

軸優老必扮之卷頭中軸者或助之皆於各牌上頭

書其所主之扮號有立役敵役實惡半道等稱凡此

次序隨聚優之多寡藝名之甲乙經眾議觀時宜以

定置苟錯地位則其優劣不允最為嚴重然各家之

爭名價動發爭擾至開場為滯可謂甚矣如有遠來

名優不可配舊列或遲加而在定負外者則特立獨

牌於列前後曰之客座唯扮女粧者固遜男粧最後

立一部牌又有先後甲乙總曰之女形莫論年齒牌



首皆書若女形三字若弱也謂青春妙年衆牌已備  
照示經數日悉撤無影又排揭同牌差小於左右擔  
間前面則更張出大華榜兩三枚豎榜長二丈許橫  
四尺許大書戲曲題名上邊界方四尺許畫出戲曲  
中綱領一段曰之外題看板又大橫榜一幀合作全  
劇五段或十段景狀又另有一榜寫曲中最緊要的  
搬演曰之一枚看板或是全劇已了又副他伎者曰  
切狂言之類也而皆彩畫絢爛裝潢華麗銷金塗朱  
莫不精巧畫中衣袖各描優家記號定紋令人知某  
某所扮成曰之繪看板亦有極盛美者換繪看板以  
一大架造成山川殿舍花樹禽蟲之類置幾箇偶人  
宛然狀出其戲之最所可觀剪裁雕飾之妙人物欲  
飛動曰之人形看板燒燭繼晷觀者如堵街填路塞  
不可容易行過熱鬧亦極矣此等看板終始卅日間  
不復撤去初日既卜前半夜許鄰近縱觀不敢募錢  
曰之大入戲纔演一二段耳於是本場賤奴稱木戶  
或表方者外木戶內木戶中木戶各一隊三四人巡  
歷都下諸街二人擔挂桶形太鼓一人由側且搥且  
行蓋報明日開場也既而至五更又鳴鼓於場頂高  
棚急搥如走珠曰之擡太鼓擡即場頂高棚也凡此



櫓爲劇場之表望，方一丈許，高準之，四面欄格上，不覆下，且梯于場內，起劇之始，四欄匝，漆成，名代某，記號大紋之赤幔，其間插大紙拂兩竿，曰之，梵天竿，聳幔纏，則人遙仰而知其有開劇，既開，則每曉一奴先登，而過鼓，凡三次，有一番大鼓，二番三番之稱，至昏夜放場，人散，又過一次，其節有過入過出之分，云曉鼓之動也，看客趁聲，爭至，只怕不及，最初，凡諸劇每段事終，則遮拖大布幕，因稱一段爲一幕，其初曰序幕，序幕前使無名賤優，特爲古戲一齣，打諢，曰之前，狂言固非可觀，蓋補填看客未滿，諸優或未入場，屋之間耳，尋常士女好劇之切，多要前狂言時，既來，座果不失本劇，序幕如鳴東，諸娼妓則決不趁晨，而其觀之，以不過第一二日爲榮，所以開場，則左右看棚都屬一時名娃，粉氣脂香，暖熱如蒸，玳筭瑁釵，錦帶繡袂，光采映發，四面且繩手左右，屬劇場之酒肉店，喚作芝居茶屋者，不許他酒樓肉店恣供，送酒肴，因有此名。送玉食綺饌，酒涌羹溢之氣，繽紛于青衣了髮所，往來遞致焉，江戶劇棚雖豪華亦然，以與娼門妓館相遠，故不及作此色陣，京師之繁昌，于聲伎酒色，亦可以觀焉。

問稱劇場總督者爲誰，答往昔請官上得命始作



芝居者其子孫今猶有數部而存焉。曰之名代都万  
太夫、宇治嘉太夫、布袋屋梅之丞、龜谷糸之丞、早雲  
長太夫、津川大吉、蛭子屋吉兵衛等是也。每開場部  
中一箇某踐例請告廿日卅日之定限。又及初日前  
携詣所謂座本并諸優員于衙門謹稟。員無漏添各  
印其印章于上書蓋有不可觸冒。官上時政不可  
作僭偷奢侈等之舊制而證一場人衆謹守之也。印  
章通俗曰之印判。因以此日爲判取判取既了則場  
事全成云。

又問作劇之財用答所謂名代某一箇出金聚優爲

必當然其家非必有巨產多借于他家而給焉。曰之  
金主有慣借之金主或有羨貪其利始貸者慣則不  
失利不慣者多被相欺大抵各優之所取雜用之所  
費少則數百金多則千餘金。金主先辦之開場後日  
聚看客之所拋查收不忽毫釐如本劇大得聲價看  
人壓門則看棚一箇增常價殆直二圓金。席地而看  
者一區亦近一圓。金主得利不啻倍蓰然名代外從  
事一場者又有若干人固莫不挾私偷利之手。金主  
自非極儼捷查收不得全。近來名優益恃勢名一場  
卅日身價或過百金。優老第三名以上則更定脂粉



錢行廚錢等各數貫日收無闕後進子弟雖差減價而通計之大出外人意表是以金主之當此多損少益況京師之習搢紳武弁有觀劇之禁或竊來看者張私威不拋錢豪商富戶不及大坂人之使氣棄金少年婦女雖抵死嗜劇而鄙吝習氣透骨深髓決不至爭買煽騰劇價只是要低價買得逞其觀頻年京劇之失利職之由猶纔所可賴嗚沅諸樓娼妓以有劇而不得先看爲撻於市之辱賺客贖身爭來列于初日看棚耳看棚既滿高低三等無可容膝則席地之賤觀亦爲不敢恥誇直初且之榮也盛熱如此第四五日間既可還辦金主所出之原金其所利倍則在爾後廿餘日亦必獲數百金是以諸優及從徒之所事以悅娼妓輩爲急務陽請陰懇贈物種種專要得他最廣推較娼妓亦以交名優爲趁時風流傳其新劇唱曲百事口我所愛喜隨名優之爭榮亦各分而作部班相喚以某連中某最賈使氣鬪奢有矛盾不相容之勢衣帶鈿釵雜佩一用其優之記號華紋輕佻浮靡之極至通情拋身不屑常客招聘樓主之虐鶻母之苛猶不能制之雖新建不可與優伶相覲之法令而六街中小樓私窩之多以可潛匿相



延故亦無如之何而已。近有一狡黠漢，初屬劇場賤奴，所謂表方者，貪攫積利，終富而爲金主。蚤視此形勢，且察都人澁嗇，不漫拋錢，特出百發百中之計。竟年間，勤不開一場，至十一月始集，最遭屢屨之名優，大張一場，是舊例，稱顏見世之一劇也。本日前都下傳播，其盛舉最躁擾，鴨汧六街，一時有名娼妓業已辦備，觀此之新衣帶，例呼顏見世衣裳爭來而占看棚，其價倍常盛熱，不可言。所以狡黠金主開場第五日間，既收原金，呼作倉入或十分之六七，餘波射利于全都尋常看客，全都之仰開劇，俟名優與餓虎討肉，渴驥奔泉也。似一齊輻湊，日延數千人，於是木戶上頭特懸紙板題大入二大字，又建五色幟若干竿，照示賣看棚通群客之記數。熱鬧到此，則其利萬千。狡黠金主之勢薰天，轟地，是不可當其名藉。四方可謂甚矣。狡黠金主既富，既飽益逞私智，託言於知足之教。數年獲利後，不復預劇事。其他金主以本非劇徒，雖執柄，今衆多被相欺，不中獲利之肯綮，皆懲而不下手。近日南北兩座，劇屋間無影迹。劇部衆徒口涸腹枵，不知所爲。苦苦之計，引厮養賤俠博賭，惡漢相議，集課開劇之金，傍及所謂芝居茶屋衣裳方等微力所



翁焉勝聘諸優辨雜用之數百金因更懇之下有力  
優老亦使同出開劇金優老者有利允許率班而上  
場劇成延客時日集其錢各分而取之原金數滿後  
所剩又準各原金之多少相分爲利得優老則本分  
身價百餘金外又收初所出更罔準原之贏餘此亦  
近來劇徒新手段不如往昔優則不失優本色金主  
則有金主權而各立氣格風俗之澆漓及此匪類亦  
可歎矣然優家自出我金則努力倍平生擔當其戲  
之聲價一場吉利十不失八九與得本分身價而不  
顧金主之利不利者大異自外人論之則風流婉柔  
身生而作此狡猾不亦異乎其優老大抵大坂爲居  
住中村梅玉同芝玩同慶子坂東巖芝嵐璃寬輩是  
也悉皆以典身賣執之餘貲作巨產大宅擁錦繡  
妻役老僕少奴優家從奴食饌方丈炊金黃玉服章  
器玩之美雖公侯不可及焉往昔則嵐來芝澤村其  
答尾上芙蓉等優家多繼襲祖先師之盛名間亦有新自立名者此輩稱此名之鼻祖  
因有初代某二代某之稱皆住我鴨東不作如此之齷齪於今則  
以京俗日衰開劇甚稀故優家不得不歸大坂繁華  
且逞餘力到無優人金主之辨別時勢可以見矣  
顏見世之一劇熱鬧極矣理當在大坂沃饒之土而



却盛于我清肅都下此亦一奇如江戶則固極其盛  
美吹屋町塚町木挽町之三街劇部戶戶總以十一  
月朔爲履端如從周正者供歲糕奉春盤臨街屋檐  
上作種種華飾爛燈徹明場內亦有多少舊式莫不  
壯麗然我都兩劇之所以不相讓者在座著手打之  
一事座著者謂諸優著坐于場面謁群看客之式也  
古昔諸優以此日拜稟群看客者自示向後一歲間  
不移于他而獻伎于此戲員已定也四五十年來失  
其本意移轉不定只從金主之購身或南或北不守一場  
少年候諸優著座立其面前齊鳴拍子木贊揚其勢  
焰也此輩皆良家子弟而拋身煙華之餘結社稱手

打連中舊社有大手篠世二號新進者入此兩部不復別立社例歲顏見世初

十日間逐曉入場作此伎其狀頭纏彩手帕脚踏紺  
黑或紫綠之襪子華衫必短文帶必耀輕佻浮泛之  
習公然不顧人嘲笑蓋其所自詡在拋財誤身呈痴  
汗面之外宜矣自昔人呼作癡物第一番然百年來  
不斷其種亦屬都俗繁昌之一條耳凡顏見世之例  
四更既搗擗太鼓諸優遞上勾闌每一箇出右邊小  
幕衆從內轟之連呼阿梨也阿梨也坐遍卷頭先進  
拜伏中央爾時手打連中輩出而當其前各把紫檀  
紅繩拍子木齊拍而節贊揚之新詞曲大抵倚三絃



間用雜器要在助拍子木其音或急或緩或低或昂如流如逆如喚如應一紊一勻曼曼切切翻飄砧飛折之繁做金聲玉振之優鼓動之妙有難以字色寫者一曲已了則優始舉首并掌而又自稱其名謝贊揚之辱且陳乞憐顧干全都之情語雖各有小異皆以乞滿場自隅至隅之御扇屢為結終一箇已退一箇又進至卷軸優老而止手打勅詞之長短繁疎隨優家之甲乙自有區分如優童稱子役者使四五箇齊進座併而對拍之拍罷拍起兩刻許事了則諸優又逐次一拜而入幕去此式之於優家最為光榮所以皆著禮服肩衣單袴通俗稱長上下之正裝也如若女形則戴紫色小巾垂繡紅脩袂猶服長上下陰陽不分之體此輩結習不可必尤

又另有曰褒詞者一風流漢突然出于花道之半前場一餘架板為道如橋而不露脚兩旁又掩以板優出入或由之不必自場後出隨演戲之體勢而然戲未一段時不許他人踏之舉開摺扇大呼而稱所屬之優名某丈雄辯妮々褒譽之其詞不用絲竹不借擊拍只是音爽語滑為一種口氣優亦拜而受之此頗屬古風近日為之者差稀

凡場戲曉昏燒蠟燭其狀挿以小方板獨脚三尺許



自舞臺

謂場中央一  
面所演戲

至花道條條排比地板有唇有

孔刺而建之輝煌如白晝名優演戲則另有一兩人在側亦把長柄小板燭隨其舉動顧盼抽拽進退只要照其瞳睨咲頓使氣勢之細妙精詣謂之指出優未及甲班者不得命之亦劇中一律也而其燭專用牛蠟粗惡賤價之製一燃便流臭液累累唐詩所謂蠟淚堆葡萄可以想也看客坐花道左右者衣衫動輒被點汗可恐可戒

顏見世時更懸圓大一丈許雙籠燈于梁間照映倍常燈紙面書顏見世三大字及所贈之人名屬履連中等數字

七三

劇一段未開起時舞臺一面遮掩大橫幕其製連縫綿布十幅彩畫種種多染成優家記紋兩端又必有施主之家號及贈某犬之數字或有染成手打社號大手篠世等二大字者上邊連綴多少小鐶貫以長銅線一條巨繫之左右兩柱橫板而開遮小鐶沿線走叟叟有響及將開幕先聞三通繫拆第一報舞臺諸設既備第二催促諸優第三報皆立其位爾乃始近一擊幕即走開拆又相逐連聲漸微幕奴引繩千梁間勾上發積已聚之全幕舞臺一面豁朗無所碍



曰之幕明又一段將終時優申必以一言一動一揮  
一踏之態斲截之折一擊應之說時遲那時早幕奴  
瞥出板走大幕前少時奴既繼下折又連擊趁其步  
如初開時曰之幕切幕全掩則鼓聲亂起其左邊此  
一段常例云

掩幕少時謂之幕內或幕間看客只要其速開若移  
時未開則衆互拍掌催促甚喧其甚者叫喚嘲罵勢  
將孽幕布既開則滿場始穩幕間之長短雖本不定  
於最滯者則必有事故凡諸優之收典身金于一劇  
金主先於前月或旬前各輸送卅日定價十分之三

四謂之前金或手附金諸優相來入場開劇第五日  
或七八日又給與六七分之後金謂之給金渡此日  
以彼是相查勘移時故開幕必遲金主力微者欲待  
看客之所出以辨之多不當給諸優之數或懇緩數  
日諸優不敢許往復再三竟嗔而不上闌演劇如此  
則幕不可開劇不可觀滿場沸騰其喧如天傾地覆  
矣

金主不輸可輸之給金劇場不開可開之幕辱移人  
噪其原出于空手而欲射大利之拙謀如江戶大坂  
未聞有此拙京人居乏而望饒強謀繁昌之習亦可



以觀乎

諸優之呈藝演劇也坐作進退瞠晚嘖咲作百態度皆要面中央及左方故以左爲表右爲裏自有藝正面藝表藝裏之稱又其教習每在不怠三方悉皆正面客之坐上下棚及子棚孫棚亦以就其左爲主爲榮正面席地之處總平濶縱橫架木劃之如棋罫一圍外以容六人爲定例因呼六人誥又單呼場通計百圍許近舞臺者最宜觀戲人皆欲買不過第四五行之場圍然此場窄迫可二三人連六膝則如帶桎拮且頗艱于出入非穿過稠人中不得抵我位所以

廿五

其價比諸棚減半賤乏之徒多買之如上下棚則寬

容可六七人紅氈垂欄絳燈照夕送酒饌之茶坊各出挂題其家號款

紋之圓籠燈自有富贍之狀其盛者連二三棚徹架而

買之呼作二間續三間續坐此者多是遊冶少年富

豪大家或逞偎翠倚紅之情或嫁祝事饗客之歡或

熱客應媚寵之招或牝雞奮憤朝之威揮擢跋扈種

種情態不可悉述焉而皆盛粧袷服珠翠鬢髮玳瑁

貫鬢者前夜廢眠之構銀管吹煙絨茵殊座者衆侶

所仰之主莫不詡豪華張勢力此必在藝表高棚而

不過第三四五之間右邊藝裏高棚雖景狀相似而



寢屬冷疎非借衙官私威則結舊誼于劇徒者皆低  
價買棚一日歡飲僅仰一包行厨不執茶坊饌羞其  
意蓋怯許多費耗耳雖儉嗇堪嗤亦有不得已之理  
凡屬劇茶坊貪婪無度試舉其一二三層一小架載  
下物者各盞徑四五寸一砵甘橙二三枚一炙辣鬮  
鹽肉呼若狹小鯛者一併盛肉糕紅薑數片其價黃金百匹  
供飯則推茸豆腐皮軟肉糕之美俗呼菓子挽之器盛之其美材隨時菓子挽物僅副以海鯁細刻之炙一齋俗曰切此一饌  
各人徵白銀一兩其他苦茗淡如馬屎者一瓶及賃  
煙盆埋一錢黑太陽者各一百錢或賃木綿小茵毛  
氈草席等皆准之無物不征大利以常價論之殆三  
四倍以舊制不許劇外茶坊來鬻酒肉故彼獨特其  
勢苛刻貪戾益極欺誣遠來客官白面少年輩誤墮  
其窟劇散後讀所賣之記刺愕然悚然肝瀆膽落者  
往往皆是都人懲如此寄命于奴肩之行厨冷寂自  
分不亦宜乎

正面高棚隔數十場圍觀戲最遠不可聽其音節因  
曰之聲棚中央有一箇官棚巡察警吏時來而坐  
焉以四矚無所遮匿故也其側數棚固非佳處無賴  
賤卒厮養頑奴漫來而白觀者多在此間云



都下誰不好劇莫論兒女自約觀劇日喜而不寐之徒士夫而耽之每劇不闕來觀其甚至再三再四只是無味劇癖不辨藝事精詣者有焉趁煙華討紅翠觀劇出于雌陣之餘豪者有焉品評名優於月且嘖嘖于所演巧拙精粗及粧束供設之常否美惡者有焉結好名優能詳其身生迹狀或幕間親入其粧樓談笑買風情自以爲榮誇不已者有焉此等皆輕薄飄蕩以無檢束爲不辜都下繁昌者固不知名教之爲何物可笑可歎

一段一幕拆沈鼓收後滿場人語紛紛擾擾嚶嚶

九七

嗽出沒起坐有鼎沸之勢雖花道外有左右邊兩條細板道而使人往來肩肩相推踵踵相接不得容易向所志如在場圍者出入踏界限橫架有險戲走索之想但能慣之者茶坊女奴耳提挈周旋不敢怕稠人左食盤右茶罐且呼且涉間誤抵觸他臂肩則肉翻羹覆使人蒙腥浴熱亦不曾畏謝猶云彼失可移避之機然有客氣者或不恕其罪動至相諍揮拳木戶表方輩忽來而解之是常習也

左右上下棚各有十一二區欲登上棚則有二大階又分左右既登而複道一條接連棚之背後客認所



買定之次第開戶坐其棚茶坊預設紅氈棉茵煙盆手爐之類是熟客通例也下棚之體雖相似棚背一道在複道下昏暗多埃且其側排置大尿管十數箇又有數戶圍廁衆來而就之臭氣如蒸坐下棚者不得不忍之右棚背往來最雜沓以劇徒亦由是通舞臺糝樓等故也

子棚孫棚比上下棚其位似較賤而看客供給之華鮮顯露此間爲最不免上下四邊具瞻也於藝表第二三區則諸優亦寄目莫不詳其客之形勢富豪座間或有絕色姐孃起倫華粧演戲間含哂注視與同

侶隱語評之爲嬉客挾彼所相識之娼妓輩不能無眉交眼語之私諛田舍漢粗笨醜婦偶然坐此則大嚼呆視之態終日爲彼笑柄所以盛饌美肴之不可闕齒番薯嚼燒餅之不可示最在孫棚也然此粗率不必田舍漢都下士女著毳布衫佩金具小刀衣紫綳帶天鷲絨之徒陽示華麗陰極鄙吝不買茶坊之貴饌使童婢背行厨其食一盒搏飯稀點黑胡麻數粒一盒煮魚豆腐或凍豆腐或腐皮小芋乾瓢胡蘿蔔慈姑之類併充下酒特極力者加燒鷄卵數箇肉糕一枚耳儉嗇如此其家不得不富富則爲繁昌之



一物

花道左右席地之一面井然各圍既盡又有不作界  
之際地此置偶來觀一段一幕者初入表木戶時  
奴坐高床取一幕價三十八錢遞與火印小豎札一  
枚既入又一奴鑿取焉看人陸續進而立此間呼之  
作切看立看是賤者之所慣也

幕間數箇小奴各肩扁匣徘徊場中高喚賣本劇畫

冊僅二三紙

及曰番附者此記劇題段數諸優本姓

名在劇則扮某某之疏注并座本幹事

俗稱狂言作

者稱劇為狂言古例也

吹彈唱拍等人名也且半匣盛粗賤糖

九九

糕蜜柑綸布等互喚銜賣其價亦倍常

劇部事狀衆多紛雜不暇枚舉今揭十之二三若夫

官許建場之濫觴優家師傅之系譜等則坊間曩已

有多少裨說諸本固不俟余辯只以我都之繁昌莫

過此劇者不得不下蛇足之筆

俚諺云世降時衰劇場益繁昌夫然豈夫然乎古昔

以斗米三錢爲太平之所致今則斗米過三千錢猶

是無比太平朝野無怨尤之言決非世降時衰可謂

堯夫舜日不啻矣然尊上之事非余輩所知只就眼

前而論之



皇都之所繁昌以劇場妓館酒肉諸樓舖爲最第一  
亦論所不繁昌以斗米三千錢之故棄兒餓草紛如  
于道路此皆無告之民似爲繁昌中一累然上下不  
累其累街戶相謀而保之葬之莫不出多少錢財既  
有出之者必有納之者安知納之者不以棄兒餓草  
爲凶年奇貨矣奇貨益多其利雖不過賤家匪類之  
助有脚錢財固不守一處萬轉千遞相和不辨官財  
私錢悉皆歸食色聲樂之情慾一途宜矣劇場妓館  
酒肉諸樓舖之繁昌全都莫及之者噫





次編三編追刻

東洞院三條上<sub>江</sub>村 上勤兵衛

皇都 三條通御幸町角吉野屋仁兵衛

同通寺町東<sub>江</sub>丁子屋源次郎

書肆

二條通高倉西<sub>江</sub>入 田中屋專助

其下長年二月十日